

20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6 1955

T5236.05/4822





西山先生真文心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九

敘事四

敘漢王築壇拜信

韓信傳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進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

治佛大學哈爾濱



魏志野亭

西山先生真文心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九

敘事四

敘漢王築壇拜信

哈佛大學哈佛藏書館珍藏印

韓信傳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



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  
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東耳安  
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  
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  
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  
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  
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  
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  
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  
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

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上曰然信曰大  
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  
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  
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  
皆廢晉灼曰意烏悲怒聲也帥然不能任屬賢將  
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師古曰姁  
姁和好貌也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  
音許于反當封爵刻印矧忍不能予蘇林曰矧音利角之矧  
矧與搏同手弄角訛不忍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  
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



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  
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天下多怨  
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  
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  
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  
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  
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  
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  
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  
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

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  
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  
民咸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  
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  
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師古曰部分漢王舉  
兵東出陳倉定三秦

敘韓信破趙

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  
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  
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師古曰喋音喋今乃



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

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師古曰言難繼也魏字與饋同

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師古曰樵取薪也今井陘之道

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師古曰方軌謂併行也行列行數百

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

間路絕其輜重師古曰間路微路也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

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

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師古曰戲願讀曰麾

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

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

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

千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

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

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師古曰間人微伺之也還報則大

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師古曰舍

息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孟康曰傳令軍中使發也人持一

赤幟師古曰幟旗之屬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葦音蔽依山

自覆蔽也師古曰蔽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

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師古曰汝也令其裨將傳餐服

曰立駐傳餐食也如淳曰小飭曰今日破趙會食



諸將皆噓然陽應曰諾

孟康曰噓音撫不精也  
劉德曰音撫師古曰劉音

是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

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

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

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

佯棄旗鼓走水上軍師古曰走趨也音奏復疾戰趙果空壁

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

不可敗師古曰殊絕也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

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

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

幟大驚以漢為皆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

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

君泚水上

敘留侯致四皓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

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

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

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

臥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

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



澤彊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

師古曰顧念也四人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

所謂商山四皓也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媢姆士故逃匿山

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

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

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

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

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

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為太子太

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

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

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迺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

羊將狼皆不肯為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

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曰終不使

不肖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

請呂后乘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

諸將皆陛下故等夷迺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為用

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上雖疾彊載輜車臥而護

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為妻子計於是呂

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涕泣而言如四人意

三頁七 唐林



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迺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臥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傅良行少傅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

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瞻之說其出也召戚夫人指視曰

師古曰視讀曰示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

動矣呂氏真迺主矣師古曰迺也戚夫人泣涕上曰為

我楚舞吾為若楚歌師古曰若亦汝也歌曰鴻鵠高飛一

舉千里羽翼以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奈何

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師古曰矰繳弋射也其矢為矰歌數闋師古曰曲



終為戚夫人歔歔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敘周勃戰功

高祖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

曰音房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

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

虞取之擊章邯車騎師古曰殿之言填也謂鎮

之殿兵也略定魏地攻轅戚東緡以往至栗師古曰取

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蘄

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師古曰音善甫夜襲

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由雍丘下攻開封

先至城下為多文類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淳曰

也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

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

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賁令師古曰賁音肥從沛公定

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

緡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師古曰賁音奔尸即尸鄉南攻南

陽守齧破武關峽關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

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

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

西百四十一



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

最北救漆師古曰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師古曰汧

亦扶風縣音口音反還下郿頻陽師古曰郿卽岐州郿縣也

圍章邯廢丘破之西擊益巴軍破之如淳曰章攻

上邽師古曰邽東守峽關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

音顯還守敖倉追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

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賴陰

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祖擊燕王臧荼破之易

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師古曰當高賜爵列侯剖

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八戶以將軍從高

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孟康曰

中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

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

擊韓信軍於滎石應劭曰滎音沙破之追北八十

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

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

將軍乘馬降師古曰姓乘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

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圜師古曰圜者

音下因轉攻得雲中守邀丞相箕肆將軍博師古

頓反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

古速字也



靈丘破之斬豨得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

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

下薊師古曰卽幽州薊縣也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

其縮郡守陘其名也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

都渾音破胡昆反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服虔曰沮音

名屬上谷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

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

人師古曰最者凡也總言其攻戰克獲之數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

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

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師古曰木謂質樸彊音其兩反高

帝以為可屬大事

敘樊噲戰功

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

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師古曰西謂隴西郡西縣也白水水

名經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之丞於白水之北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從

攻雍釐丞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

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

將從擊秦車騎壞東師古曰地名也郤敵遷為將軍攻趙

賁下郤槐里柳中咸陽師古曰柳中細柳地也灌廢丘最李

曰以水灌廢丘也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師古曰杜縣之鄉也今曰



樊從攻項籍屠煮棗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  
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  
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  
歲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  
卒四千人師古曰圍項籍陳大破之師古曰於屠  
胡陵項籍死漢王卽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邑八  
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  
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  
世世勿絕今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  
從攻反者誥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

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

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

七縣殘東垣臣瓚曰殘謂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

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師古曰姓綦破豨別將胡

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

斬韓信擊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

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

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

噲以相國擊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師古曰定燕縣

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



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

### 敘酈商戰功

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略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歧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漢中旬水縣西定漢中沛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栒

邑泥陽賜食邑武城六千戶從擊項籍軍與鍾離

昧戰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以梁相國印授之益食四千戶從

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

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郤

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

涿郡五千戶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與絳

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師古曰守

相謂為相而居守者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

為太上皇衛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

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師古曰謂攻其壁壘之前垣陷兩陳得



以破布軍更封為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  
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  
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  
百石十九人

### 敘灌嬰戰功

高祖為沛公略地至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  
軍於碭嬰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  
於杠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  
曲遇戰疾力孟康曰攻戰速疾也師古曰疾急速也力強力也賜爵執帛  
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

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  
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  
沛公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  
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廢丘  
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  
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  
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曰杜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  
下碭以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  
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故秦將降為公今反  
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



王迺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  
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  
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  
右善騎者傳之如淳曰傳音附猶言隨從者嬰雖少然數力戰  
迺拜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  
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  
後絕其饟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  
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  
之馬左擊破柘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柘縣名公亦如之  
其人姓名也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燕亦縣名

騎射故名射士為樓煩連尹一人蘇林曰楚官也擊王武別將桓嬰

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

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

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受

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

所將卒虜車騎將華母傷師古曰華音下化反及將吏四十

六人降下臨淄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

嬴博師古曰嬴博二縣名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

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

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密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今也攻龍且及

陳約



留今於卒斬龍且師古曰嬰所將之生得右司馬

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師古曰亞

也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

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身

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

師古曰僮及取慮及徐三縣名也取音趨又音秋慮音廬度淮盡降其城邑至

廣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郟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

破項聲郟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

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酈蕭相

師古曰凡六縣攻苦譙師古曰二縣也復得亞將與漢王會頰鄉

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

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

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

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

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

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師古曰吳郡長當時為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得吳

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

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

王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

穎陰二千五百戶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



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

名也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若

石師古曰若音千坐反至平城為胡所困從擊陳豨別攻豨

丞相侯敞軍曲逾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師古

曰卒謂所將之卒也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

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

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

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

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八十人追北至淮上益

食邑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穎陰

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

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

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

敘叔孫通制禮儀

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

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以十月為正儀師古曰欲

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儀敘其下儀

法先言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

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師古曰志與幟同傳曰趨

師古曰傳聲教入者皆殿中郎中俠陸陸數百人



師古曰儀與挾同挾其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

兩旁每陛皆數百人也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

讀曰次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韋昭

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

廬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警聲而唱警引

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

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

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

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

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

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太常

### 敘李陵與匈奴戰

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

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

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

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于山南以分單

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

多毋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

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

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



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  
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竝擊東西浚稽  
可必禽也師古曰浚稽山名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

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

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張晏

曰胡來要害道令博德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

遮之師古曰走音疾師古曰鄣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修築別置候

望之人所以自鄣蔽而伺敵也遮虜鄣名也至

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云所見從浞

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抵歸也

教所築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所與博德言者

云何張晏曰天子疑時改教博德具以書對陵於是

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

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

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

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

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

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師古曰行並音胡剛反令曰聞鼓聲

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

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

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



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  
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  
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  
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  
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劔斬之明日復戰  
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  
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  
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  
擊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  
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索共一臂也師古曰張說是單于下走

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  
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

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

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  
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  
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  
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  
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  
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  
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



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以校尉  
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竝攻漢軍疾呼曰李陵  
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  
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  
十萬矢皆盡卽棄車去士尙三千餘人徒斬車輻  
而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  
其後乘隅下壘石師古曰言放石以投人因山士  
隅曲而下也壘音盧對反  
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  
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  
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

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  
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  
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  
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烏獸散猶有得  
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  
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  
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  
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

敘衛青與匈奴戰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



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留而不入也一曰謂漢軍不能輕入而久留也今

大發卒其執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

軍數十萬師古曰轉者謂運輜重也踵接也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

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

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匈奴

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迺悉遠北其

輜重師古曰送輜重遠去令處北也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師古曰直讀曰值見單于兵陳而待師古曰為

行陳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

師古曰言日欲沒也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舒引其兵如鳥之翅翼單于視漢

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羸者驢種馬

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羸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昏漢匈奴相紛拏師古曰紛



挈亂相殺傷大當師古曰各相殺傷漢軍左校捕虜言單

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

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

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如淳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

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

城餘粟以歸

### 司馬子長自敘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蘇林

曰禹所鑿龍門也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年十歲則

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

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浮沅湘

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九疑舜墓在焉

師古曰沅水出牂牁湘水出零陵二水皆入江北涉汶泗師古曰汶水名講業

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

曲阜地也於此

行鄉射之禮

### 敘武帝微行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宮

名在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微行

常用飲酎師古曰酎酒新熟以祭宗廟也八九月中與侍中常

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

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



迺出常稱平陽侯如淳曰平陽侯曹壽尚旦明入

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驚禾稼稻稭之

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往欲謁

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

騎見留乃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

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

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

相御史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

楊以東師古曰徼遮繞也循行視也戒備非常也右內史發小民共待

會所師古曰共讀曰供後迺私置更衣師古曰為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

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投

宿諸宮師古曰晝休更衣夜則別宿於諸宮長楊師古曰倍陽宣曲尤

幸師古曰倍陽即黃陽也其音同耳宮名在雩縣也於是上以為道遠勞

苦又為百姓所患迺使大中大夫吾丘壽王與持

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師古曰舉計其數而為簿籍也

阿城本秦阿房宮也以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

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也賈讀曰價欲

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師古曰屬連也又詔中尉左右

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壽丘王奏

事上大說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云云上迺拜朔



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

### 敘燕蓋上官之變

霍光與左將軍桀結昏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婕妤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為蓋主也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驃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

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

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

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師古曰右上也及父子並為將軍

有椒房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皇后居也皇后親安女光迺

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猶反也繇是與光爭權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

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權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

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

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

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師古曰謂總閱試習武備也



太官先置

師古曰供食飲之具

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

十年不降還迺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

為搜粟都尉

師古曰楊敞也

又擅調益莫府校尉

師古曰調選也

莫府大將軍府也

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

入宿衛察姦臣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

下其事

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

桑引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

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

如淳

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彫畫之室也師古曰彫畫是也

上問大將軍安在

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

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以軍冠

師古曰令復著冠也

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

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

師古曰之往也廣明調亭名也屬耳近耳也

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

非不須校尉

文穎曰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

是時帝年十四尚

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

上小事不足遂

師古曰遂猶竟也

上不聽後桀黨與

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

朕身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

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

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



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

敘霍光廢昌邑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靈王胥  
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  
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  
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師古曰太伯者  
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  
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師古曰視讀曰  
示敞即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  
揚敞也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

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

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師古曰懣音獨以問所親

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

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

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

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

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

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

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主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

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



前離席按劔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

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王名王尚自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為襦形若



今革襦矣師古曰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日晉說是也

兵期門武士陞戟陳列殿下師古曰陞戟謂執戟以衛陛下也羣

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

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師古曰楊敞也大司馬大

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師古曰張孺子度遼將軍臣

明友師古曰范明友前將軍臣增師古曰韓增後將軍臣充國

師古曰趙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蔡誼宜春侯臣譚師古曰王

字當塗侯臣聖師古曰魏也隨桃侯臣昌樂師古曰趙故蒼梧

上趙杜侯臣屠耆堂師古曰故胡人太僕臣延年師古曰杜延年

太常臣昌師古曰蒲侯薊昌大司農臣延年師古曰田延年宗正

臣德師古曰劉向父少府臣樂成師古曰姓史也廷尉臣光師古曰李

光也執金吾臣延壽師古曰李延壽大鴻臚臣賢師古曰韋賢明左

馮翊臣廣明師古曰廣明右扶風臣德師古曰周德長信少

府臣嘉師古曰不知姓典屬國臣武師古曰蘇武京輔都尉臣

廣漢師古曰趙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師古曰不知姓諸吏文學

光祿大夫臣遷師古曰王遷臣畸師古曰宋畸臣吉師古曰景吉

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師古曰不知姓也臣夏侯勝

李奇曰同官同名故以姓別也大中大夫臣德師古曰不知姓也臣邛師古曰趙

充國子也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

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



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做等議禮曰為人  
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  
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與喪服斬衰亡悲哀之  
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  
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  
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  
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  
與居禁闈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  
從官更持節從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師古曰昌邑之  
侍中名君卿也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

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  
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如淳曰下謂極之

位便處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臣

曰牟首池名也在上林苑中方在衰經而輦游於池言無哀戚也師古曰召泰壹樂人內之於輦道也牟首而鼓吹歌舞也鼓吹歌舞悉奏眾樂發長安廚

三大牢具祠閣室中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廚故謂之廚城門閣室閣

道之有室者不知禱何淫祀也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鸞

旗驅馳北宮桂宮弄薺鬪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

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

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



斬太后曰止師古曰今且止讀奏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

師古曰責王也悖乖也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

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

免奴師古曰免奴謂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免放為良人者

金錢刀劔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

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

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師古

曰趣讀曰促關由也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

門內以為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

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

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

而私祭昌邑哀王也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

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

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

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天帝王禮誼亂漢制度

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

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有

臣虞舍故以姓別之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

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

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

四百一 漢書卷之七 顧連



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  
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  
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  
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  
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  
廟臣敞等昧死以聞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  
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  
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持其手解脫其璽  
組奉上皇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  
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

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  
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  
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

### 敘霍氏禍敗之由

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  
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  
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汝令大夫給

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師古

曰謂霍氏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躪大夫門御史為

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師古曰告語也顯等始知憂會



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

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師古曰自若猶言如

也故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

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為皇

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

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在外戚傳

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

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

發舉不忍猶與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會奏上因署衍勿

論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

未察師古曰未知其虛實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

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

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

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

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

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

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

蘇林曰特但也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

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

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



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

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淳曰縣官謂天子今將軍墳墓未

乾盡外我家師古曰外謂疏斥之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

不省死師古曰不自省有過耳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將

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手中廷尉李种

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婿少府徐仁皆

坐逆將軍意下獄死史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

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服虔曰皆

光視丞相亡如也師古曰亡如猶似也各自有時今許

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

以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

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

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

楊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竅人子遠客饑寒喜

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

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

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彊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

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其

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



輒下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師古曰曉星文者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匆遽之貌也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

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

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

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

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弒許

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卽族

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

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

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

后無禮服虔曰光諸女自以於上馮子都數犯法

上并以為讓師古曰總以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



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  
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  
地鶚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第門自壞  
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  
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  
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文穎曰宣帝外祖母也  
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  
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  
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秘書

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  
師古曰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  
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  
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迺下詔  
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  
侯雲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  
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  
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  
欲誑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服其辜朕甚  
悼之諸為霍氏所誑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



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闈卒不得遂其謀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其功相也師古曰言等類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

叙陳湯等誅郅支

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為呼呼韓邪破弱降漢不

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

支由是遂西破呼偃堅昆丁令

服虔曰呼偃小國名在匈奴北師古

曰偃起厲反令與零同

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

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

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

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

者不壹而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

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

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

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



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  
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卽豫爲臣憂臣幸得建  
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  
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  
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  
送至庭師古曰單于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爲吉往必  
爲國取侮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爲可遣  
上許焉旣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  
聞呼韓邪益疆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  
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以其

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

殺略民人毆畜產

師古曰毆與驅同

烏孫不敢追西邊空

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

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

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

師古曰都賴水名

發民

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迺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

諸國歲遺

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闔蘇然則闔蘇卽奄蔡也

歲遺者年常所獻遺之物遺弋季反

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

求谷吉等死

師古曰死尸也

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

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

師古



曰故為此言以調戲也歸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

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

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

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鄯

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

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

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服虔曰山離烏

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師古曰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於匈奴也

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

鄯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

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師古曰驅師之令隨從也直指其

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

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

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

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巳

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劔

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

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張晏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校則別為一部軍故

稱校耳湯時新置此等諸校名以為威聲也漢

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



言兵狀卽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  
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  
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  
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  
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師古  
曰重謂輜重也音直用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  
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  
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  
不得爲寇師古曰問呼其貴人屠墨見之師古曰  
勿抄掠也呼論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

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  
爲導貝色子卽屠墨母之弟師古曰母之弟師古曰皆怨單

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

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

困阨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

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

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荅報延壽湯

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

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

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



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

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師古曰傳讀

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

曰乘謂登之備守也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

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鱗講習用兵城上人更

招漢軍曰鬪來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行反百餘騎馳赴營營皆

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

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師古曰薄

也迫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

弩為後印射城中樓上人師古曰印樓上人下走

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

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

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

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師古曰郅支已出復還

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

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

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師古曰

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也言且戰且行而入室也夜過半木城

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師古曰乘登也呼時康

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



夜數奔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  
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  
竝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  
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  
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  
得者師古曰畀予也各以與所得人畀必寐及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  
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  
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師古曰賦謂班與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郅支王者也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  
之大義當渾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

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太  
夏之西以為彊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  
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  
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  
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  
犯彊漢者雖遠必誅

### 敘漢家廟祀之數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  
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  
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



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

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八者

十七所宗廟之數也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

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師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即史皇孫并為

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如淳曰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

殿也師古曰如說非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路寢矣便殿者寢

側之別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

殿耳上食廟歲二十五祠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

伏立秋豷婁又嘗黍八月先夕饋飧皆一太牢醑

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

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便

此十一月十二為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

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

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

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

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

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

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

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

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

議罷郡國廟

敘元帝京房問對



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  
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  
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  
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  
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  
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  
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  
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  
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  
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

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  
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  
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  
卽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  
隕夏霜冬靄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  
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  
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  
今所任用者誰歟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以爲不  
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  
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爲亂者誰哉



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  
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  
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

敘西南夷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

數滇最大師古曰地有滇池自滇以北君長以十

數邛都最大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此皆椎結師古曰結讀

也之形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

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名為雋昆明師古曰雋即

立號後為縣屬益州郡南寧編髮隨畜移徙二

州諸囊所居是其地也雋音髓

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以東北君長以

十數徙苻都最大師古曰徙及苻都二國也徙後

郡徙音斯苻音材各反自苻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駝最大

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其俗或土著或移徙

在蜀之西自駝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

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敘武帝通西南夷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以報恢

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蜀枸

醬晉灼曰枸音矩師古曰子蒙問所從來曰道西

四百里 文章正宗卷九 夏文祥



北牂牁江

師古曰道由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

曰番禺音普安

反禺音隅 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

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牁出其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從

巴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

師古曰多厚賜諭以同侯名

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

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

迺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牁江

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

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

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饟數歲道

不通士罷餓離暑溼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發

兵興擊耗費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

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



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為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

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

自保就師古曰令自保守且修成其郡縣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

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

南身毒國師古曰即天竺也亦曰捐篤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而

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

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

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迺令王然于栢始昌呂越

人等十餘輩間出西南夷師古曰求間隙而出也指求身毒

國至滇滇王當羌迺留為求道師古曰當羌滇王名四歲餘

皆閉昆明莫能通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師古曰與

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

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

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恐發兵與漢行後其國空虛而旁國來寇抄

取其老弱也且音子餘反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

迺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

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

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言因軍行而便誅之也斬首數萬遂平南

夷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



者師古曰謂軍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粵

破後及漢誅且蘭還而誅且蘭邛君并殺笮侯冉駹皆震恐請

臣置吏以邛都為粵雋郡笮都為沈黎郡冉駹為

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

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師古曰風滇王者

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

肯聽師古曰杖猶倚也相依倚勞莫數侵犯使者

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

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西南夷滇

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

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  
印滇小邑也最寵焉

敘武帝討南粵

建元四年佗孫胡為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

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毋擅

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

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多守職約

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踰領閩粵王弟

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

粵王胡頓首曰天子迺為臣興兵誅閩粵死亡以



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  
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  
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  
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師古曰怵  
被誘怵以好語而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  
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  
齊請歸胡薨諡曰文王嬰齊嗣立即藏其先武帝  
文帝璽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繆氏女生子興及  
即位上書請立繆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  
風諭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

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  
嬰齊薨諡為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  
自未為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  
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  
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  
其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  
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  
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  
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  
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



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  
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為入  
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為長吏  
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  
梧秦王有連晉灼曰秦王即下趙光也其居國中  
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  
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  
者使者皆注意嘉執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  
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置酒請使者大臣  
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

曰南粵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  
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嘉見耳目非

是師古曰異即趨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師古曰

刺之也音窻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師古曰介

而自衛也弟兵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迺陰

謀作亂王素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

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怯亡

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

與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

矣以武往二千人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



兵郊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粵又有  
王應獨相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  
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往  
入粵境呂嘉等迺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  
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  
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奴  
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之意迺與  
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  
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  
德為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

給食

師古曰縱之令深  
入然後誅滅之

未至番禺四十里粵以兵

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  
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  
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膠樂  
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  
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師古

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  
譏臣不討賊者春秋之義

今呂嘉建德等反自

晏如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  
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  
水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



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從粵來歸義而漢封之

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

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

軍將精卒先陷尋陘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

挫粵鋒以粵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

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迺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

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

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

城粵素聞伏波名日莫不知其兵多少師古曰莫讀曰暮也

伏波迺為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

船力攻燒敵反毆而入伏波營中遲旦城中皆降

伏波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

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

建德為海常侯粵郎都稽得嘉為臨蔡侯蒼梧王

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桃侯及粵揭

陽令史定降漢為安道侯粵將畢取以軍降為賸

侯粵桂林監居翁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為湘

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

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

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







